

百川學海

第十四冊

法帖刊誤目錄

卷上

第一帝王書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第三晉宋齊人書

第四梁陳唐人書

第五雜帖

卷下

第六王會稽書上

第七王會稽書中

第八王會稽書下

第九王大令書上

法帖刊誤目錄

第十王大令書下

法帖刊誤目錄終

法帖刊誤卷上并序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淳化中內府既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
詔緒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昧古
今故祕閣法帖十弓中瑤珉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
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朱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間在
淮南幕府日嘗跋弓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
其目踈畧甚多故諸部中或偽蹟著甚而不覺者若
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闕別稍久帖之類有雖
審其偽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爲唐
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
昭然而不能辨者皆以用壽字爲非李斯書而不知

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者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為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豪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凡論真偽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

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為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以前代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以此辨之未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案省啓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錄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日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堙數朝三草書筆勢糾繞若一其偽不疑僕幼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末有白字皆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爾無別因疑其偽是時宿輩長者或謂不然後觀寶象書賦始知七賢帖果李懷琳偽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廟號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為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為休祐蓋冊牘轉寫之訛當以祐為是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為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答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永陽王伯智書誤錄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据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懷其弟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

疑是叔慎叔慎陳岳陽王也蓋摹傳之變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畜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草草十紙過江凶失常歎妙蹟未絕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

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真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真蹟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真此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皇象文武帖益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諱作者明蓋作史五將三門下當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

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
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
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
後無所觀先公高節永越可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時蔡邕輩並賦詩送永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
爲莫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段軼之篆書人間殊少
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
傳乃篆書也張懷瓘日以沈著痛快真得其筆勢云
皇象後章草一表蓋唐人僞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
書鷓鴣賦同皆非真蹟至若孫皓上晉武表亦章草
字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
蓄與二鍾虞松三帖爲一卷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

筆勢婉雅與此有間矣此亦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真米以爲僞者蓋以惶恐再拜
當時罕用然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真誥中有帖云
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僞帖字勢無異
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
中有云頓乏勿勿案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
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
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
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
妄於勿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爲忽字彌失真矣按蔡
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

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一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第三晉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為媿子作案江淮之間謂母曰媿此云媿子未知目何戚也媿疑云媿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案翼嘗為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啓也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偽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晉劉超為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別其偽審矣謝莊首

仕宋而題曰晉大誤王著敘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

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迺述子自太原王耳非琅琊族也非通古甚那至爾非通古甚那至爾排排不字

劉瓌之迺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榜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帖非真與王廙三十四日帖無異王氏擬操微渙之四子書皆真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擬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微之

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持
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
故也真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
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
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虞每寶玩
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
盧器得之疊蹟猶存今所錄惟一紙耳摹傳失真
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
此語不得見筆蹟可判其偽矣山濤啓事與李懷琳
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啓事文是而書

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偽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
劉穆之王劭王獻張翼陸雲羊欣卞壺謝發與前杜
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偽作
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
偏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爲勝
王僧虔兩啓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啓
同書聲信不虛得

第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凝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
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
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爲體非江左書阮研帖亦然

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偃信篤論也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知常以爲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僕嘗攷之信然案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旣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數褚作嫵媚態其僞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真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以前帖視之如兼

葭倚瑶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爲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

陸柬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

晉宋人帖不爾效其語作此耳
薄紹之宋世爲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
卷目爲唐人謬甚矣

第五雜帖跋說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歧鼓耳今此
書云楊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
筆也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案其文云田疇耕
耨爲政暮月而致灋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
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
畧云驚逋復田疇關教以耕耨故爲政可暮月而致
寬之則灋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
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

篆無銖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
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迺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
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勢王著
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爲遠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
誤至此儋有嵩山主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
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寶真述書賦如續
帖中嵇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僞蹟也此與
師帖尤踈繆索梁蕭子雲荅武帝勅云臣昔不能拔
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季二十六著晉史
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
許年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

予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
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
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適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
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
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旣與師書自當
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不疑又
前輩論此帖以其勅字從力館從舍爲偽未中其病
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爲陣策爲筴皆二王輩
自製不可據此定真偽也

隋詔書中敬字缺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
避諱耳或指此曰爲偽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命袁
昂作者其答啓云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

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此
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
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武愛道憑虛欲
僊則欲僊而已至沉薄紹之書乃云如僊人嘯樹則
真僊也爲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法局束
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
亦不至爾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
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導
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白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

與昭烈問答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誤寘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

移屋有意適閑曠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偽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爲逸少則過矣

法帖刊誤卷上

法帖刊誤卷下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第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慰馳踈或作耳中聞疑當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偽作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辨之

酸感至比加一作和下及宰相并噉豆鼠伏想媵等亦偽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癡等語廁其間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郝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郝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偽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而此

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放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僚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爲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僞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僞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曾文也

閱別稍久者與時長帖末云遇信息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

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爲大令書非也字勢園緊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內有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縱筆臨放非摹榻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謂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爲往得其書信殊不知信者乃使入也自連下語非若今之謂書信也第一篇晉武帖中已詳辨之

第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
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
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畜逸少破羌
帖中所書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卽
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畧始及舊都使人悲
慨深此公威畧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
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
故須後問爲定今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未
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
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

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兮遯迹
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
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
引使才猷約結芘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
之深爲興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間故附見
此條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
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
代之後人相承毀之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皆僞如初月有云羲之是
耳願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僞
作第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求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

同

十月七日帖米次為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廁其間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且反想至七帖後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患者早乘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偽荀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月帖劉次莊釋云安好音信那可遇得歸洛也深以自慰晚復書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白耳帖不論可見其偽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為子敬書僕謂處動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殊

第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代所為耳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此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今人所作

闊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阮公故爾一帖非逸少書

蒸濕帖米云大今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詞亦

異晉體

脩齡王胡之也重熙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共或作表亦復常言耳案翼之鎮荊州以石虎哀暴婁表請北伐康帝及朝上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群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恠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蔑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唐張彥遠

載於書錄今聞在王仲脩家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為屬郡既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間自彰其逋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真如以就勞為能勞小却為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散實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

而印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顛天鼠膏四果種虞
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模殊精
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印竹杖卿尊長
或須今送僕案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印竹杖皆
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
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
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蜀
事為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
以為與桓温而已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
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案此帖有云今在田
里惟以此為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
位殊淹絕與書不當爾耳然當時真長子猷輩猶是
也

第九王大令書上

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蓋無足怪温飛
卿詩云畫圖驚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寶非一世
也

自可賞

我還慰姊意帖鵝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
虎之類或以此鵝即逸少所愛之鵝甚可鄙笑二十
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
息帖云賴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注故
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
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

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敘者以不知老之將至匆一僧字爲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害理矣案古蘭亭敘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間特闕者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敘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蓋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贖滅注缺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

不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近世僞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靜息帖云礮石深足可疑事兄熹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益用礮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礮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礮石滿坐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礮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鷓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異苑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

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礬石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礬石滿瑩此段本草礬石列在此云劉表登障山當別有出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筭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爲因紮耳比者切勿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法帖無此四十三字又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奉對帖云方欲與妙極當年之足以之借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郝家帖也紮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郝家離婚子敬前室郝曇女也郝氏自太尉鑿後爲江左名族其姓

讀如締繡之締而世人以俗書郝字作郝因讀爲郤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晉大夫郤穀郝鑿乃漢御史大夫郝慮之後姓原旣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郝郤二姓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染郤郎亦誤讀也今因郝氏帖聊爾及之以紮俗繆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迹又是暮年適美之時今此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于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姊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等帖官帖中皆遺之頃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君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雖云沓拖如少年

豈至拘守局例。蘇會日之子五知名。此公風槩尤超詣。太極璇題猶重書。謂不書太一時凜凜標英氣。半袖

精械衆爭求。數幅新君世尤貴。當時親遇得已難。況

復傳今僅千。歲龍珠歸浦。劍還津。此帖君藏真得地

才披尺許目。增明鑾而跋鴻驚。欲飛逝硬黃響榻。若傳

吾完碧摹刊。願垂世聊爾以記。大令書事漫附于此。

碧聊爾三字皆疑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

但筆勢踈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益中云仁祖

欲請為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

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

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

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還亦

此類

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為歐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

部字為益郎。蓋下接者舊傳字。此帖蓋借陳壽所著

益部耆舊傳也。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東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第十王太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為張長史書。雖未必然。

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

清韻。真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彥

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亡其半。其上畧云。汝決欲

來下張歸於來下之字同有上方大枋想汝不過數
枋足人方足力強不果爾可白吾當託桓江州
助汝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應模矩蓋王氏
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來
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真輩偽作或自書二
王帖語耳與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
帖一手也豹奴在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
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
人依放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
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邪又服油帖

云不至絕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

氏帖明甚帖云意甚無邪君有好藥必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偽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

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第五卷章草不可

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

此段世字缺中畫蓋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

集法帖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

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瘦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鵝群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僕觀此書殊不
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

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真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鵝群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蓋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鵝而山陰曇鑲村道士舉群贈之故以此事傳會作是帖耳案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亡慮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其偽可無疑又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予前所校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日論蓋書雖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易然天下理當爲天下士言之真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法帖刊誤卷下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內府帖且以米老跋尾示之惜其踈略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真贋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第九章云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王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川本無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
真易識蓋了然知其僞者十九而後乃知
黃子之作此書拔賞者寡而培擊者多故
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
察真贋品藻高下水墨之間毫釐千里則
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易不惑余是以
道余所見於天祿者使世知其論刺之嚴
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澣襄陵
許翰崧老跋川本無

魏晉真墨世多見故家大室號爲收書者所藏
不過一二外此率多臨摹響榻往往失真無復古意
去古益遠雖石刻亦復艱得秦漢豐碑巨碣唯字畫
深且大者僅存雖日就剝落而尚或髮髯可辨至如
晉宋諸刻幾一字不可攷矣可勝歎哉恭惟
藝祖皇帝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賓服文
書禮樂復見全盛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 淳化中盡取 御府歷代名
蹟刻之祕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於是魏晉書
法傳布天下閣帖之名蓋始乎此自是好事者轉相
傳摹而又增益他帖別爲卷第如絳帖潭帖之類枝
分派別不知其幾世之得其一二者未暇詳攷往往

目爲珍異此是彼非莫知底止余生最晚自幼粗知
崇慕書學第識見淺陋所得不廣 淳化古帖恨未
識真近世所藏率是存本絳帖家藏數種雖有同異
並皆中原新刻近歲始獲見古本于三衢好事家然
後知單公炳文之論不我欺也因取平生所見諸帖
列成譜系以備遺忘若夫攷訂不精紀載未備尚俟
博雅君子矜我者是正而增廣之淳祐乙巳仲春日
在端午陶齋曹士冕書

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
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
筭猶存於取舍至若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
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託
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況流傳歷代
之久贗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
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辯也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 喉
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
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

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工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也

端璞出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潄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麤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

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畧無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

一祖

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帛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若比視書畫漠然畧不為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汗隆不可力回也

詳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効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

公豈俗所謂重佳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

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制方入格律欲度驕驕終以駸駸不為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鶴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穎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一

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踈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鄙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効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

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旣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士人作字有眞行草隸篆五體徃徃篆隸各成一家眞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

放意自得之蹟故引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闕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穎吾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上聖規摹故風骨意義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爾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旣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缺

較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叙得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煩損復為單誠非蒼史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為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蒼公鳥跡之意顧豈皂吏所能為也又其叙草大畧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為得法必至於此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書政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做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

一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嘆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畧無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激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牆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為用大矣哉

於精筆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歎賞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爲一代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宋虞龢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研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今茗誓間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爲珍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樸徽硯旣用則此石爲世所畧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和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修被襖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

書百千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襖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祕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真贋紙書縑素備成卷秩皆用皂鸞鵲木錦標褫白玉珊瑚爲軸祕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

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祕余自渡

江無復鍾王真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伯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取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徃徃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寘坐右以爲清玩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以點畫工便至極蒼父始意演幽發爲聖跡勢合

卦象德該神明開闢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人悉曾次萬象布置模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羽行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爲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宜合天矩觸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翰墨志

法帖譜系

豐陽帖

鼎帖

大觀太清樓帖

慶曆長沙帖

二王府帖

黔江帖

臨江戲魚堂帖

紹興監帖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劉丞相私第本

碑匠家本

三山木本

長沙新刻

蜀本

長沙別本

廬陵蕭氏本

利州本

淳化法帖

淳化三年刻板
禁中釐為十卷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原件短缺

是為歷代法帖之祖

烏鎮張氏本
福清李氏本

新絳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絳本舊帖

東庫本

資州前十卷

尚書郎潘師旦以官法帖刻石增益名帖總為二十卷

亮字不棄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凡圈者自成一派

譜系雜說上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

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

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

敘說

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灾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

尤以官法帖爲難得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六一集古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內郝惜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而於謝公帖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寶晉

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爲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群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板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師旦又擇其尤妙者別爲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予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勸也集古

二王府帖

山谷論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 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予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板本也前有目錄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蓋顯然二物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 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寘之國子

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錠穰痕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拓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內司本

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

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

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

聖旨模勒上石

太觀太清樓帖

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

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而又以建中靖國祕閣續帖上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草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吾家收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開禧以後有椎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刊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于益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

慶曆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

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錄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絕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于姑蘇與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尚鑰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少異而字體形模小小不同疑其爲碑匠家本頃又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爲也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于鬱攸之變 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三山木板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刊勒卷帙規摹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

庚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髮髯似戲魚堂中興以前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模男僊芝靈芝鐫第二卷

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模勒八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壻帖內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世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摹 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僊芝爲一行靈芝鐫爲一行此下似別有字偶裁損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修伯高宰是邑出所藏法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用北地厚皮紙印每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紙不施筐緣裝表而自然整齊成冊字畫亦甚可愛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銀木家孰或遇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板內時有直裂紋比到書上獲一本於向氏叔堅之裔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數字爲可恨耳趙宰叔愚云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于齋舍族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舊有板刻絳閣急就章鴈塔題

各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以
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研光痕可以
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
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
足取

不知處本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
帖規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且不

知所出姑識于此以俟識者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
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
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
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爲
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
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爲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
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
行亦間有增減處旣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

于此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千爲號後有崇寧五年蕭公綸記其略云皇祐先伯父太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充國劉公墓刊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利缺大半今續完之以藏于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譜系雜說上

譜系雜說下

絳本舊帖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模刻于家爲別本以行於世又云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帖世稱爲潘駙馬帖或又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少增益耳已別注絳帖字鑑茲得以略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爲精密頃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

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
侔煒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
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
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
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
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
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
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
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
卷大令帖亦毀于王旻之變慮其遂至泯絕因以
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

雪川官滿得闕端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真帖于
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二十卷
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
殆師旦之苗裔耶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于后
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
向左畔筆二行菱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
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
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紋

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纖
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
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
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
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
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爲可恨耳

東庫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
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
舛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
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

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敘群字落筆之類此稍異
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石
不破缺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
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
上登封書爲別此文異於舊帖也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庚亮帖內
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
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
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

希元皆有之

北本

右二十卷親戚劉用甫處有之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太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武岡新帖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謬之人厭其字畫清瘦頗加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第二卷鍾繇帖內再世榮名今名字已修作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損剝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略不可辨帖之繆者莫甚於此

福清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

烏鎮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折府所藏二十卷模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帖字誤而鶯群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

彭州本

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之

資州本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予家多有之前有目錄元刻麻石上續拓者不逮舊所得本道勁矣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

又木本前十卷

右一帖頃獲于都下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藏雖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譜系雜說下

余酷嗜古學留意法書名跡幾卅年頗以鑒賞自居嘗集前賢文集小說法帖之說爲攷一卷以便檢閱淳祐甲辰冬因侍陶齋曹公相與稽訂法書源流多所未聞他日出示譜系一編曰視子所記如何予曰博矣廼請而刻之梓東湖董史書

庚申冬鄰火煽虐潛心閣殲焉初余頗惜此板不以他板雜特儲之閣逮是他板獲免秦楹而譜系反爲熒惑下取豈固有數邪余藏書滿閣古帖名碑祕之寶刻藏中一旦滅沒於漲天之煙焰生平日力事心力爲之一空恨鬱無已幾成怨天雖然天其可怨邪因念曩與谷中校讐參訂以成此書谷中已矣書可其傳遂訪舊

本於友朋間欲復板而行之月樵劉氏慨然授
所藏俾就此志嗟夫予家名跡已如夢幻誅茅
蓋頭政以爲窘顧切切於不急之務痼疾尚堪
療哉板成載誌之末時則景定壬戌夏五月也
史跡

